

變轉的生學中個一

秋 經 夏

著 政 范



857.6
530=2
2

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北 西

秋 紅 夏

著 政 范



3 0610 2377 0

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北 西

這是我們從安東撤出以後的一個新年晚上。

部落裏的秧歌鬧過了，老鄉們都回家去吃團圓餃子。我和我們團體幾十個青年在部落裏過年的男女同志，坐在熱炕上，用軍大衣蓋着腿，互相偎依着，交談着自己的往事。這樣從『同學』變爲『同志』的？

因爲都喝了點酒，豆油燈照得臉蛋兒通紅的。

在我們屋子的周圍，是參天的白樺林，軍人似的排列着，戴着白雪製的帽子。森林裏不時傳來狼嚎和鷹子叫。在村南頭，是結了冰的鴨綠江，彼岸有解放了的朝鮮人跳舞唱歌。如果爬上東邊的那座小山崗，就可以望見長白山的高峯，老鄉們都用親切的口吻稱他爲『老白山』。老白山有龍崗龍頭和天池，老年人自然給我們講了許多令人嚮往的神話——可惜現在不可能多講，在這裏只告訴你們，我們是在這樣一個有趣的環境裏開『新年回憶晚會』的。

大家互相補充着，同情着，嘻笑着，有時也流着眼淚，就這樣，我們跟親兄弟、親姊妹一樣的傾談着。

最動人的要算是夏紅秋同志的回憶了。當她述說的時候，大家都豎起耳朵，甚至連呼吸都跟她一致了！燈裏的油添了二三回，雞叫了她才說完。同志們都覺得很有意思，因爲她的故事不僅是說明了她一個人，她差不多成了我們這一羣青年的代表。不過她的經歷更複雜更豐富罷啦。後來大家要我把她這故事寫下來；我也覺得有這個責任，我應



當把她寫成。

夏紅秋——安東有不少中學生都認得她，無論在會議上、舞台上、運動場上，都能看到她的影子。

家裏人給她起個小名『假小子』；她從小就穿男裝，臉是黑紅色的，鼻樑毛，大眼睛，高鼻子，寬寬的肩膀；走起路來挺胸闊步，現出一種運動員的姿態。

她有一副好嗓子，在小學校時，她的笑聲能波及全校，因此又叫『震全球』。

男同學都願跟她一起玩，但也都怕她，因為當她一發現有人對她輕佻的時候，她就狠狠的給他一個『下不去』；加之她常愛獨唱一首『野薔薇』的歌，所以中學時，有些無聊的男同學給她起了一個『野薔薇』的外號，並說是有刺的。

我願盡力把這樣一個女孩子的不平常的故事告訴讀者們，爲了描寫方便起見，我採取了第一人稱的口氣。

那麼，你們就聽夏紅秋同志自己說吧。

一

同志：你說我中了些『奴化教育』的毒嗎？是的。

但，這能完全怪我自己嗎？不！同志：我實在被日本人愚弄擺佈得太可憐了；我遇

去真是個自以爲聰明的傻瓜；

爲什麼不早告訴我是中國人呢？我真恨我的父母。

但仔細想想也不能怨人家，因爲那時父母要說明了我的祖國，我這張好說的嘴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把『老變成『思想犯』的。

同學們之間，更沒有提到自己是中國人的，因爲除了少數年紀大的同學知道又不敢說外，她們大半都和我一樣，——以爲自己就是『滿州國』人。

我還真有些丟人的事情呢。

『女高』的川畑老師，她名義上是個體育教員，其實全校的事沒有一件她不管的。連年老的校長，精明的王老師說了也不算數，當同學們遲到或背錯了『詔書』的時候，她就打耳光或罵『八嘎！』同學請假她總是不答應，但你送她些白糖或雞蛋，她就笑着准假了；所以有不少同學都恨她，偷偷的罵她：『死日本婆子！』我也是一樣。

可是後來，川畑對有些同學變了，譬如對我吧，就總是用那日本女性所特有的溫柔跟我談笑，常常攬着我的肩膀說：

『夏桑，去打網球吧？』

『夏桑，請到我的房子裏談談。』

爲什麼呢？是經過這件事開始的：

那天太陽簡直像一個大火爐，悶熱的操場上，全校學生在開着慶祝會，隊伍整齊的

立正着，形成三條線！上邊是露着半個耳朵的短髮，當中是遮不了膝蓋的裙子，下邊是慶祝昭南島（新嘉坡）陷落的白膠皮鞋。汗從鼻尖、眼窩、臉頰裏冒出來，流下去，多麼難受，多麼癢癢啊。

『八嘎！』聯接着『拍！』的一聲。我不敢回頭去看，但知道川柳打了旁邊的汪乃芳同學，原因一定是她抓癢了。據川柳說這樣開會是鍛鍊『新國民』精神，因此我竭力做出『尚武』的樣子，雙腿筆直，用勁聽着台上那位佩着軍刀的日本少佐的訓話。他說的很平淡，聲音沒有高低，手總是像鐘擺似的動着，他也流汗，但並不擦，日本人處處都在想叫我們佩服他呢。

忽然汪乃芳中暑暈倒在我的前面，少佐也閉了嘴；我用立正姿勢問：『我可以把她扶起來嗎？』

『可以。』川柳答。

我把她撿到教室裏，這勤儉用功的學生，瘦弱蒼白的臉上，滾着大粒的冷汗，我用涼水把她噴醒，她咕嚕着：『這個死日本婆子！』我說：『你別亂說啦！』就回到隊伍裏去了。

少佐訓話已畢，王老師走上講台，很恭敬的向他鞠了一躬，然後說了幾句感謝少佐的話，就指着前排的『小妹妹』任明問：『你說：大東亞戰爭的勝利是誰賜給我們的？』

任明被冷不防的一問，就匆促的答：『日本友邦』。

全體同學都悚然了！川畑瞪起眼珠，從牙縫裏吐出幾個字：『八嘎！任明，站到前面來。』她又指着李鳳枝問：『她剛才回答的對嗎？』

『不對，應該是日本親邦。』川畑緊接着問：『滿州帝國和大日本是什麼關係？快說！快說！』

李同學嚇的嘴唇發抖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『笨蛋，站到前面來！』川畑像要攔取什麼對象似的來回走着，大家都提心吊膽，生怕問到自己的頭上，一下子，她的眼睛盯住了我，我呢，就大膽的背着書說：

『給我們輝煌勝利的是大日本親邦！日本和滿洲國就像父親和兒子一樣。』

我担心我這發言會挨罵，可是她笑了，我心裏却撲通撲通的跳着。

川畑走到任明和李鳳枝面前發佈命令：

『跪下！』任慢慢的跪下了，李還猶豫着。

『跪——下！』第二個口令之後她也跪下了。一千多隻眼睛看着她倆，火熱的太陽也看着她們。

川畑用上嘴唇咬着下嘴唇，像要咬出血來似的：『哼！跪都不會跪嗎？夏桑！你出來做個榜樣。』

我像被電觸了似的，祇好服從：『哈衣！』把披在額頭的頭髮用勁一甩，大踏步走

到隊前，和她倆並排跪在地下。

地是小砂子鋪的，而我又裸着腿，火辣辣的疼。我看見李鳳枝眼睛下掛着淚珠，我想：『這個一向嬌生慣養的小姐，怎麼能受這個罪呢？』

『夏紅秋才是服從精神的模範，都看見了嗎？』川畑問全體。

『看見了！』轟然一聲響在我的身後。

散會後，川畑摸着我的大腿問：『痛嗎？』我不敢說痛，祇能表示：『不，老師。』

就從那天起，她就對我好起來，尤其當每星期日，幾個日本老師開過祕密會以後，川畑總是介紹書籍給我，教我日語，並講着日本的『寶塚的歌舞團』，女學生在櫻花節的歡樂，聖潔的女人在『忠靈塔』的過拜，日本強盛的原因。不知不覺的我被迷住了。

『將來我帶你到東京去，將來做個音樂家，好嗎？』她一向鼓勵女學生做賢妻良母的，而她竟叫我當音樂家了，她是多麼器重我呀！

同時我又開始幻想起來：『什麼時候『滿洲國』能和日本一樣的文明和強盛呢？』走到『大和區』，看到馬路乾淨，日本人懂禮貌，文化程度又很高，『大和女高』出來的學生，一個個像蝴蝶蝶似的潔白好看。而『滿洲人』呢？無秩序，不團結，並且有不少要飯抽大煙打嗎啡的，大部份都目不識丁，更談不上科學了。

有時我也看見日本人欺侮『滿洲人』，當時心裏也很難過和不平，後來我想：『有

什麼辦法！誰讓咱自己不爭氣！」

回到家裏，照樣看到爸爸媽媽那副哭喪的臉，我的家境不大好，只靠着兩匹馬的平車給人拉腳維持生活。

爸爸以前是個很樂天的人，但『大東亞聖戰』後，馬車生意被警察限制的很厲害，爸爸就變了，常常皺着眉頭發脾氣。

吃飯啦，媽媽總是說：『孩子，你可別怨你媽呀！只怨你一生下來就趕上這麼個世界，連點大米也吃不着。』

記得有一次『勤奉』時，和日本學生在一個食堂裏吃飯，他們吃白的，我們吃紅的，我就問川畑：『我們怎麼不能吃大米呢？』她說：『因為大米太少了。』爲這事我氣憤難過了很多日子，而我却對媽媽說：『不要多廢話吧，打仗的時候，就應忍耐點。』於是我就大口吃着高粱，爸和媽互相對看着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有時爸爸就說：『假小子！什麼鬼迷住了你的心竅了？明天不要去唸書了！』緊接着我就跟爸爸吵一頓，第二天還是背着書包去上學，一路上還熱情的想着：『將來川畑老師送我上東京，我要做個音樂家……』

七月的悶熱以後，連日陰雨。

爸爸時常帶回許多驚人的消息。我不信，我不信戰爭之神會飛到『滿洲』來，我想日本軍隊總是無敵的。

爸爸這幾天特別高興，坐立不安，嘴裏老是哼哼着京戲，把個收音機弄得嘎嘎亂叫。

有一天，爸爸突然大聲叫我：『假小子，假小子！你快來聽！』

收音機像個病了的歌手，唱着又沉重又緩慢的日本國歌，按着是『天皇』宣讀『停止戰爭』的詔書。

我茫然了，像個木偶一樣。

而爸爸呢！他『啊！』的一聲跳起來，一把把我抱到懷裏——我記得從我變成大姑娘以後，他從沒有這樣抱過我——他的鬚子刺着我的臉，他像發了瘋似的狂叫着：

『這下可好了！』然後把我放開來端詳了一會，又緊緊的一抱，爸爸在笑，笑的聲音那麼大，連眼淚都淌出來了，我也像受傳染似的跟着傻笑了一陣。

『今天晚上爸爸請客，請客！』他用了青年的步伐，一溜風跑到街上去了。

街上沸騰着，人們像醉了似的談笑着。在學校門口，正碰上川畑老師，她身上背着一個很大的包袱，手裏提着一口小皮箱；我照例行了一個禮：『川畑老師，你上那兒去？』

『我——回家去，再會，夏桑。』她扭過那臘黃色的臉，匆匆的走上了馬路。校門

口正有一羣小同學指著她的背影和包袱罵起來：「噢！日本婆子回家了！」

「『友邦』還是『親邦』？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我被她們這種不禮貌的行動嚇住了，我問：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祖國光復了！」小同學們答。

「什麼？你說清楚些。」我說。

「剛才王老師說的，我們是大中國人，中國啊，就像一個秋海棠葉一樣。……」

我翻身進了校門，學校鬧歡了，樓上樓下都是愉快的歌聲，同學們在樓梯上砰砰的亂跑，有些人嗓子都叫啞了。這時候我才意識「祖國光復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

汪乃芳和任明正在畫旗幟，紅墨水已經塗好，藍的還沒塗，兩個人認真的計算半天，就問我：「夏紅秋，你知道咱們中國這青天白日旗是幾個角啊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呢！」我答。

他倆終於畫了十個角，乃芳就跑去告訴：「王老師，國旗做好了！」旗桿底下的同學手八腳的把五色旗降下來，新畫的小旗漸往上升，不知誰用口琴奏着升旗的曲子，全校靜默了。

十天的烏雲像被神人注定了一樣逃散了，天晴啦！王老師特別穿上一件藍布長衫，

用一種詩人的姿勢演說了：

『同胞們！在安東已經有十四年沒有見過祖國的旗幟了，可憐的孩子們，你們做了十四年的亡國奴啊！』

『我今天聽到了重慶的廣播，我們的國軍，在我國唯一的領袖蔣委員長的領導下，就要來拯救我們，讓我們高呼一聲：蔣委員長萬歲！』

『萬歲！』同學們像爆發一樣的歡呼，高高的舉起雙手。

『從今天起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，就永遠飄在這裏了！』同學們用無限感激的眼光看着旗，汪乃芳已經激動的低泣起來，也有的像耶穌教徒似的跪在地下。

我——被這種空氣給溶化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滿街男學生騎着車子，車前面插着青天白日的小國旗，毫無目標的飛馳着。

爸爸請過客之後，我和弟妹們圍着爸媽，爸爸用講故事的口吻敘述着『九一八』和老中國，媽媽還不時的插嘴補充；一會兒，許多親戚鄰居都帶着滿頭大汗來串門子，我立刻買了些冰棍分給大家，他們爭先恐後的報告着新消息：

——小鼻子要繳槍了，聽說『老毛子』到了新義州！

——『五番通』有一家日本人七口都自殺了。

——真是他媽的報應！

「喂！咱中國軍什麼時候來啊？」
 「再有幾天不光復，咱們就都得叫鬼子弄死，你不知道咱的名子都上了生死簿的。」

——蔣委員長真是神機妙算！

——他老人家高壽，真託他的福啊！

平時在這樣場合下，我是吵鬧頂兇的，可是今天我說什麼呢？照爸爸的說法，變成『滿洲國』的時候我才三歲呢。我只好貪婪的聽着這些新鮮事兒。

很晚很晚才上床，朦朧糊糊就做起夢來。

我彷彿看到川柳走到鴨綠江邊上，先把包袱扔進江去，然後自己就縱身往江裏一跳，她就沉到浪花裏去了，以後，又做了一個好的——

……從西邊來了一彪人馬，打頭騎紅馬的是一個老將軍，有着銀白色的美髯，地手裏拿着一面很大的國旗。爸爸偷偷的對我說，這就是『蔣委員長』，他的兵士都是美男子，掛着金色的勳章和肩牌，短馬靴後面閃着嶄亮的馬刺，在沉重的戰鼓聲中行進着。我們學生都穿着各樣色彩的衣裳，虔誠的歡迎他們，就跟恭迎『康德皇帝』蒞臨安東時的情景一樣……

終於被轟隆隆的蘇聯飛機聲把我驚醒了。

每個東北人，大概都會經歷過這一場混亂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還像是擺在眼前。

倉庫衝破了！人們扛着嶄新的布疋、軍毯、皮鞋……瘋狂的奔跑着。物價空前的降低，尤其是軍用品。

日本人已失去『優良民族』的尊嚴，而蹲在道旁擺小攤子。出售東京和大阪製造的東西。

警察們綠衣服染成黑的，仍然站在街頭。

廣告招牌的日本字都被塗掉，而換上『中國』或『國華』之類的字樣。國旗竟日懸在大門口。

無論是白天和夜晚，都能聽見槍聲。

學校裏，卅王老師領導下，已經掛起孫總理和蔣委員長的像片，黨國旗和總理遺囑，我們每天都莊重的唱着『三民主義……』而且，我還聽過一次蔣委員長的廣播，雖然他的南方口音我大半聽不懂。但我還努力的去揣摩着，當我聽懂了的時候，我就滿心歡喜的咀嚼着這句子。我最愛聽人家講『委員長』的故事，言論和軼事，我簡直崇拜他到了頂點，我認為他是中國的天皇，又是世界『四大領袖』之一，我，我甚至可以爲

他而死去。

安東這時也有國民黨，但都是地痞流氓之輩，我想這是冒充的，蔣委員長不會承認他們：我們天天埋怨着：『難道委員長就忍心捨棄我們安東同胞嗎？』

×

×

×

就在這時候，街上無聲無息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兵，大家都叫他們『黃大褂兵』，王老師則叫『共匪』或『八路』。

我猛然想起在二年前川炯老師曾借給我一本雜誌，上面有四個問答題，其中有一條是：『問：你知道八路是什麼軍隊？答：是世界最壞的軍隊。』啊！這最壞的軍隊怎麼會跑到安東來了？

那天放學回家，看到兩個兵，一個提着石灰水桶，另一個拿着把小刷子，穿的果然是黃而舊的大褂軍裝，長的簡直沒了膝蓋，繫着一根細皮帶，帽子因風吹日晒變成灰白色，那綁腿呢？打的像一根棍子一樣，上下一般粗。黑色的大布鞋還有兩個補釘，臉色比我還黑，黑得有點發紫，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。

『劉同志，這裏寫一條吧！』一口山東音。

『好！』

於是他們就在牆上很清楚的寫了一行字：『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！』後面還有一行小字：『遼東人民自衛軍宣』，然後就提着桶走了。

這一下給我腦子裏打了許多問號：『毛澤東是誰呢？既是「領袖」爲什麼又叫「同志」呢？……光復後的花樣真太多了！』

後來『黃大褂兵』在街上一天天多起來，他們說起話來總是老鄉長老鄉短的，買東西按價給錢；說實話，他們並沒有一點得罪我們的地方，可是許多人都莫名其妙討厭他們，就連爸爸也在內。

『中央軍沒來，倒來了「寧鄉八路」。

『山東棒子沒有一個好玩意！』一個鄰居說。

這一下可惹火了另外一個鄰居，他是去年才從海南來的『山東棒子』。他理直氣壯的說：『山東棒子？窮八路？告訴你們：遍海南都是他們的天下，日本鬼子聽見「八路」兩個字，就吓得沒魂了。就是你們才大驚小怪的，光看人家寧的不起眼。』過幾天這個伙計竟去參加『八路』了。

警察被『八路』繳了械，維持會也解散了，八路省政府的太爺告貼在牆頭上。學校裏開始議論起來。

『八路都是鄉下佬進城，連電燈都沒見過。』任明學着山東口音說：『噹！真神了，這個玻璃泡子怎麼會亮的？』

『哈哈……』我們笑的透不過氣來。

『你說八路傻不傻，倉庫裏那麼多大米他們不吃，天天啃包米糰子……也許，他

們吃了大米不消化呢！」

「嘻嘻嘻嘻——」又是一陣得意的笑聲。

「你說黃大褂難看，人家就是捨不得脫呢！」李鳳枝是我們當中最看不起八路的，就好像她天生下來就跟八路有仇似的。她笑的特別響，不時將她那嶄亮的皮鞋揚起來。同學們卻任意發揮自己說俏皮話的天才，弄得大家笑的前仰後合的。王老師也參加，說共產黨只會破壞城市的文明。還叫我們當心，別叫他給「共」了「產」去。在這樣場合裏，只有汪乃芳默默的坐在那裏一言不發。

十一月七號，安東電影院裏開了一個「八路會」。一點派頭也沒有，簡直跟看戲一樣，人們來回的走着議論着，喊着不起勁的口號，至於那位「政委」到底說了些什麼，我們根本也沒聽進去，只顧議論着：「政委」是個什麼官呢？

四

過了幾天我們學校裏發生了一件新鮮的事情，那就是來了一個「女八路」。

她是來教歌的，王老師介紹說她是抗戰八年的「老幹部」。還說是北平貝滿中學的畢業生。「八路哪裏來的北平學生？一定是吹牛！」我們都這麼想。

級長照樣的喊：「起——立——坐！」，她從容的走上講台沒說什麼，轉過身來在

講台上寫起歌來：『我們的國旗到處飄揚』，一會兒就把歌教會了。

王老師咳嗽了兩聲，就開了口：

『同學們！你們，你們受了十四年的奴化教育，許多國家大事都不懂，阮先生是精通一切革命理論的，大家可以多提問題，她一定給我們很滿意的答覆……』他轉過身去好像很謙遜的對女兵笑着說：『阮先生，請指教！』女兵微微的點了點頭。

我們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，都會意的笑了：『她是一個鄉下姑娘，能懂什麼！一定不是我們的對手，非難倒她不可！』於是我第一個站了起來，算是總攻擊的信號。

『請問阮先生——』

『請你叫我阮同志吧！』女兵說。

『阮同志，請問：東北是蘇聯出兵光復的？還是美國原子炸彈光復的？』我滿意的坐下，看見王老師正向我頑皮的擠眼睛，我歪着頭盯着女兵等她回答。

女兵用着北平腔，像廣播員似的說話：

『這位同學的提法很有趣，要知道法西斯強盜的崩潰，東北的解放，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用血汗換來的果實，英美的海戰，中國人民和八路軍敵後的苦鬥，尤其是蘇聯紅軍在西方打敗了日本老大哥德國，在東方又打敗了日本，才解放了咱們東北，至於原子彈，那不是神仙，它是不能基本上解決戰鬥的，沒有用原子彈不是也把德國打垮了嗎？……』

她並反問了我一句：『你說是不是？』這意外的一問，把我問的措手不及，我只好點了點頭。

我們的氣焰被撲滅了大半，但終於不服氣，於是問題又像風一般的隨着，有些同學都興奮的站起來，一個接連一個：

『你說蔣委員長不抗日，難道他就一點功勞都沒有嗎？』

『八路軍沒有飛機大炮怎麼能打勝仗呢？』

『國民黨共產黨都是中國人，為什麼要打仗？誰該負責？』

提問的態度由客氣而強硬，後來甚至於敵對起來，恨不得咬那女兵一口才痛快的樣子。而我呢，就在舌戰裏盡量想辦法找她的漏洞和空隙，可是我失望了，她的話說的滔滔不絕，風雨不透，而且說了許多新鮮而深奧的名詞，後來連頭和手也動起來，矮矮的胖胖的個兒，睜着一雙略微近視的大眼睛，雪白牙齒吐出尖利而宏亮的聲音，她儼如一個永遠推不倒的塑像似的站在講台上。

大家的眼光都轉向王老師求救，然而這中年的教員却像一頭牛似的低着腦袋，細看自己那雙穿鞋的蹄子，我們都急得要哭了。

於是全體靜默了。

『……我願意和你們做朋友，我是遼東文工團的教導員，名叫阮岳山，現在住在省政府，你們有什麼問題可以去找我談，真理是越爭論越清楚的，再見！』她來了一個舉

手敬禮就大方的走了——留給我們的是一片沉默，緊接着是一陣吵鬧，弄得桌椅騰拍亂響，連王老師也維持不住。

過幾天我們看到她演戲，演的是一個鄉村的婦女，台風又自然又生動，看了她的戲，偽滿時代的『吳影』『鳴石』之流完全被我們踏到腳底下去了。

她的影子天天在我們腦子裏轉，尤其是李鳳枝，她的樣子長的很像阮同志，她常站在講台上學阮同志演戲，她嘴裏還不斷的說：

『噢！這麼好的姑娘，爲什麼要參加八路軍呢？』

『真可惜，真可惜！』我也附和着。

『要是在中央軍裏那該多好啊！』

我們惋惜着，同情着，恨不得給他換上一套美麗衣裳，脫掉她的『黃大褂』。

五

這以後，好像日子過得非常快，新的事情不斷的發生，使我感到不習慣，過去一套完全打破了。我心裏非常煩亂，我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才好。這心情繼續了有半年之久。我會把這心情寫在自己的日記裏，下面就是我這時期的日記。

三月十八日

停戰，開戰，和平了可又戰爭！八路硬說中央軍進攻他，但如果你不抵抗不就沒有戰爭了嗎？

國軍收復了瀋陽，同學鄰居們紛紛的傳說着：

——中央軍到鳳凰城了。

——本月底國軍一定接收安東！

——美海軍在大孤山登陸了。

北平廣播電台也有不少好消息，可是太多，竟弄的精神麻木。街上八路正在修理各種建築，工廠大半也冒煙了，人們安閒的買賣着，『四道橋子』附近簡直擠得水洩不通。

三月二十日

爸爸從街上回來，手裏抱着一大包衣裳，是剛買的，我和弟妹都擁上去，爸爸一件件的發給我們，有一套碧藍色的男式西服正合我身，爸爸說：

『假小子，我就知道你樂意穿男人衣服。』

弟妹們爭試着海軍服，爸爸說：

『現在想買點什麼就買點什麼，沒有誰限制你，明天咱們吃大對蝦紅燒螃蟹好不好？』我們都跳起來。

爸爸的平車生意很順利，家裏的生活挺寬裕，爸爸這個人，只要能把一家人弄得樂

樂呵呵，他就心滿意足了。

可是我呢，雖比他小二十幾歲，腦子裏却堆滿了難題，終日裏在左思右想。

三月二十二日

男女合校的高中招生廣告已經登了好幾天了，早飯後汪乃芳來約我去報名，我不願意去唸『八路書』，但乃芳說：『年青人呆在家裏幹什麼？』爸爸也說：『當然要去了，好歹總是中國學校，比唸鬼子書強，再說，只要學會本事有了學問，那邊還不一樣做事。』

我咬一咬牙，就跟乃芳走了，一路上她告訴我，她爸爸和哥哥在鐵路機關做工，而且都成了職工會的『積極份子』了。她爸爸很贊成她唸『八路書』。乃芳是一個很刻苦的學生，我會記得，她一隻鉛筆用過一年多，她的性情沉默，不愛玩笑，但却蘊藏着一種潛在的力。

四月十五日

我愛好的是英文、樂理、和鋼琴，而功課却是什麼近代史和時事，這幾天還討論『人爲什麼要學習？』真叫人不耐煩，人爲什麼要學習？人生下來就得學習，不學習還行嗎？這還要討論？如此下去怎麼能成音樂家呢？

最近還號召『從課堂走向街頭。』同學們推舉我去提意見，而級任王老師却說：『我有什麼辦法，我還不是人家一條狗？要不爲了這幾千塊錢薪水，我才不幹這份臭教員

呢，有本事跟校長提意見去，人家說了才算數哪！」王老師做出一種特別難看的表情，真的，他教了半輩子書也沒幹下什麼家業，可不就是爲了薪水。這回，他一定受什麼委屈了。

我不敢去見校長，賈飛同鄉說：「你去嘛！他們不是口口聲聲講民主嗎？你告訴他如果再不上點正經課，我們就不唸了！」我並不喜歡聽賈飛的話，尤其討厭看他那副尊容——大包子，金邊黑眼鏡，但我還是被同學們推進了校長室。

話到嘴邊，又吞了回去，並不是我怕校長。

他是廣東人，說起話來有點像外國人講中國話：「我聽說你很有藝術天才，等畢業以後我介紹你參加文工團好不好，如今藝術要爲人民服務呢！」接著就和靄的笑起來，我吞吞吐吐的說了聲：「謝謝！我不够資格。」他還說：「我們南方才好呢，冬天連棉衣都不穿，那香蕉啊，把芭蕉樹枝都壓斷了！嗨！要不是爲了革命，我才不上北方來呢！將來我帶你們到廣東去玩好嗎？」我又客氣的說了聲謝謝，就逃出來了，大家把我好一頓埋怨，尤其是賈飛。

四月二十八日

歌詠隊選我當隊長，我不願意，可是結果還是推到我身上，下午領大家練「跟着共產黨走」，真奇怪，我沉醉在雄壯的歌聲裏，好像增加了新生命力似的，我簡直忘了是在唱「八路歌」了。

唱過歌，李鳳枝悄悄地對我說：『你別『跟着共產黨走』啦！你知道八路軍把學生訓練好了，將來送上戰場去當砲灰！』

『誰說的？不見得吧？』我說。

『你還躲在鼓裏呢？你看今天咱們班裏不缺席了十幾個嗎？』她說完就扭着腰走了，到門口又回過頭來做個鬼臉說：『你愛信不信，不信拉倒！』『砰！』的一聲把門關上。

我趕快追上去問：『真的，李鳳枝我告訴你，上次校長還叫我參加文工團呢？是不是想把我帶走？』

『那誰知道？反正我現在就是這個主意：不遲到也不曠課，叫我參加什麼活動我可不幹！我爸爸說：要是逼狠了，我就不唸了，爸爸說，可以給我們姐妹請個家庭教師，反正也化不了多少錢！』

『你爸爸是大關老，想幹啥就幹啥，我怎麼請得起家庭教師呢？死了也得在這唸下去！』我最討厭她在我面前顯示自己有錢，因此就說了這麼一段話，她氣着說：『窮還不好？現在正是『無產階級』吃香的時候！』他輕視的對我用鼻子笑了一笑。

五月十日

散了工作會議，去打網球，球場上那位戴黑眼鏡的賈飛，大驚小怪的噎呼起來：『閃開點，民主份子來啦！』

大家都瞪眼看着我，我真氣極了，要依以前的性子，我非罵他不可，這回我只用力質問他：

『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』

『本來嗎？民主人士還不光榮！』他皮笑肉不笑的露着黃色大包牙。

同學們都哄起來，我真忍不住了，搶過網球拍就向他扔過去，打了個空，惹得全場笑聲更大，這個節骨眼兒，乃芳叫我去集合歌詠隊，我就沒好聲氣的說：『他媽的不唱了。』就往校外跑，感到心裏說不出的委屈，終於『哇』的一聲哭了，我的手扶在校門上，頭髮都被眼淚粘在臉上啦，我一邊哭一邊想：

『他媽的！一向是野薔薇的我，怎麼當着這麼些人哭呢？真丟人！』

乃芳替我擦着眼淚說道：『哭什麼？各走各的路，將來看誰對。』但是我却在想：『恥辱啊，以後再不能誇自己是從來沒哭過的女性了。』

其實，我現在一天天長大了，對事情不應該這麼孩子氣；像對賈飛吧，他今天這樣對我也許不是沒有原因的，人家都說他是『地下軍』呢，是不是他想拿『民主份子』這個話來暗示我一下？也許他認為我已經『八路腦瓜』了吧？真是天知道！

我雖然也喜歡乃芳任明她們幹的好像很起勁似的，但這多少是有點拿自己的前途開玩笑，我真怕他們墮入可怕的深淵裏，而不能自拔，也許他們是太幼稚啦，還是李鳳枝的『等待主義』保險，但我這可恨的性情，像火燒似的，恨不得一下子弄個水落石出。

共產黨淨說自己好，可是誰知道國民黨怎麼樣呢？過去日本不是也說自己天下第一嗎，可是現在……我原想罵一聲『他媽的』了。

也許川會對我國尚冷吧？——哦！怎麼奴化思想又來了。

六月一日

校長叫我做學生的代表到參議會去朗讀『獻詞』，並說：『你的嗓門大，咬字清楚，有派頭，你不去誰去？』可是我記起『民主人士』來，就不願意，乃芳把我拉到無人的地方說：『紅秋，你看你，以前那麼活躍，現在中國啦，你倒畏縮了，鼓起勇氣來！』我答應了。

隆重的參議會上，我用銀幕演員的姿勢朗讀了獻詞，參議員們給我一陣熱烈的鼓掌，新聞記者還照了像，我滿懷着光榮回到教室裏。

打開書桌，灑下一盆冷水——是一個鉛筆寫的紙條：

『獻詞唸的很好，這難道是你的真心話嗎？』署名是個『飛』字。這一定又是賈飛，他就坐在我的後面。

賈飛真是一個謎，平常開會、宣傳，他滿口又是『民主』又是『革命』的，可是暗地裏鬼鬼祟祟流里流氣地竟亂『敲搗』，你既是爲國爲民的『地下軍』，幹嗎不光明正大一點？也許，校長他們還把他當成『積極份子』呢？！

六月十二日

昨晚廣播了唱歌，很晚才回家。

字條今天又『飛』來三個，看字體不是一個人寫的。

『八路給你多少錢你替他們宣傳？』

『你他媽的亂噴什麼，你的小命值不了一顆子彈！』

『告訴你，國軍最近就要來了，先殺隨八路的學生！』

我的媽呀，你的女兒受人欺侮了！

恐怖，我覺得四周都有『黑眼鏡』監視我。

我向誰告發呢？校長嗎？王老師嗎？乃芳嗎？爸爸嗎？不，誰我也不相信，誰也不能了解我！

將字條撕碎，落在地下。

眼淚吞到肚子裏，我竟成了軟弱的貓兒。

七月三日

計算起來，我自動脫離歌詠隊已經二十多天了。

七月學生演出大比賽進行到第二天了，我不能不去看看，今天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花旗袍，靜靜的坐在會場角落裏，爲的是不願意叫任何人看見我。

我校歌詠隊在乃芳領導下進行，他們並不因我不在而減弱，他們唱的很好，我在台下嗓子也癢起來，但我怎麼能走上台去高歌一曲呢？我是殘伍者嗎？不，我有我的苦

裏，我有我的主意。

一隻胖胖的小手拍在我的肩上，我回頭一看，女兵阮同志笑瞇瞇的看著我。

「夏紅秋，你怎麼不上台唱歌呀？你的嗓子跟銀鈴似的！」她說。

「阮同志，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啊？」

「那一天，不是你第一個向我提問題的嗎？我聽說你很愛音樂，你今天怎麼不上去啊？」

我害羞了，我不願意撒謊，我曉得是騙不過她的，但又叫我怎麼說呢？如果說：『我怕，我不願意。』她豈不笑話我嗎？如果她要追問下去，牽扯了別人，那就更嚴重了，只好支吾着：

『我，我病了，阮同志，我病了。』

她睜着溫柔的眼睛看了我半天，就說：『那就該好好的保護身體呀，健康是革命的資本。』握握我的手上後台去了。

七月十七日

學校成立了學生暑期工作團。準備下鄉。

乃芳叫我參加，我不幹。我最近和他疏遠多了，我怕和她接近，因為人家都像像管她叫『八路腿子』，她最近更忙了，身體好像也壯了一點，臉上有時也泛起一層紅暈。

王老師被校方辭退了，我送他出了校門，他仍然是詩人的熱情：『夏同學，記着你

王老師忠告：認清方向，不要爲假象所迷惑，你是有希望的孩子。」還說：「最近我也許要離開這裏，願我們相會在凱旋的歡聲裏。」還回頭向我招招手。

我一定要牢牢記住他的臨別贈言。

國軍既佔領了本溪湖，爲什麼還不到安東來呀？我到底要親眼看看他們什麼樣兒，一切宣傳都是不可靠的。

國軍啊，國軍！你真叫我望眼欲穿了！

七月二十四日

據傳說王老師上了瀋陽，並立志要去從軍，他到『祖國』的地方去啦，祝他一路風順！

李鳳枝今天告訴我，她決定下學期不唸了，請個家庭教師。

四邊進城來，一進門就抱頭痛哭：

「可了不得啦，俺家的地都被窮棒子分啦！糧食也搶光啦！你四叔給『豆蒸』啦！窮人給他戴大帽子遊街，還打了嘴巴子，家裏給翻個箱櫃底朝上，鷄飛狗跳牆，哎呀！這還了得，翻了天啦！」她一把鼻涕一把淚，怎麼勸也勸不住。

「俺家的地是祖先傳下來的，他們憑什麼要分？租給他們種還不傾情呢……都是那個死八路給他們撐的腰，要不窮人那裏來的狗膽。」她用大煙袋桿狠狠的指着天：「非遭五雷轟頂不可！」

我真不懂，這難道就是『共產主義』、『土地政策』嗎？我非去問問他們不可！

到學校，我氣兇兇的走到校長室說：『校長，我有個問題不懂。』

『什麼問題？歡迎你問。』他安詳的看着我。

『平均地權我不是不贊成，但是為什麼要鬥爭呢？鬥爭講理也可以，為什麼要打人翻人家東西呢？弄得人心惶惶，社會沒有秩序……』

『人心惶惶？誰人心惶惶？』他問。

『鄉下人。』

『鄉下人什麼人？地主還是農民？』他問。

我本想說是我四姨，二姨她是地主，就把話收回來了，就說：

『校長，我總想：政府下個命令，叫各處分地，地主自己也留一點，這樣大家安居樂業多好。』

他笑了一陣說：『夏紅秋，我現在跟你說道理沒有用，過些日子你們自己到鄉下去看看就知道啦！』

不論到那去看，我死了也不服這個勁！

八月一日

昨晚聽到北平廣播說：『歡迎中共區的青年去瀋陽求學，可以完全免費。』祖國怎麼愛護我們這些可憐的青年啊！啊，啊！我決定最後去巡視一下安東。

鎮江山的櫻花已經凋零了，沒有什麼好玩的，出了神社，過鎮江橋直奔日本小市場，在百貨公司的玻璃窗裏我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我長大了，更健康了，我像是可以飛了！

在小市場遇見了川畑，她在賣鮮花。她輕輕的叫了一聲：『夏桑！』我就變成感情的俘虜了，『你，你，還沒回國嗎？老師。』

『慢慢我就要回去的，請你不要叫我老師了。』她說。

她蒼老了，像許多在街頭幹苦力的日本女人一樣，再也看不見當年她那股威風的氣概了。

『夏桑，過去你不恨我吧？』

『……』

我不知道怎麼回答，慌亂的從兜裏摸了幾張鈔票塞到她的手裏，順手拿了一枝小花，匆忙的攪着人羣走開了。

路過安東劇場門前，貼着文工團演出『李國王』巨型的廣告，阮同志站在門口說：

『夏紅秋，今晚上來看我們預演吧。』

『謝謝你。』我很冷淡的。

『夏紅秋，你要能參加我們文工團才好呢。』

『唔，我不夠資格……』我忽然對阮同志討厭起來，認為她是對我的前途最危險的。

人，因為這時我的心，已經完全飛到另一個境地裏去。

六

我決定到瀋陽去，雖然那裏一無親戚，二無朋友。

我不能默在悶葫蘆裏，我敢說：這種日子是人生最痛苦的，我不能像李鳳枝她們那樣等待，等待，等到那一天才是個頭啊。我要探求真理的所在——雖然也有人說那裏很黑暗（？）

我從來沒單獨出過門，這是第一次，也是決定我命運的一次，猶豫和懼怯都會耽誤大事的。

決心下定了，心裏倒覺得鬆快些。

當家人都睡熟了的時候，我偷了媽媽一隻戒指，我是做賊嗎？不！親愛的媽媽請你原諒我，你的女兒決不是那種『敗家子』。我寫了小紙條放到箱子裏：『爲了我光明的前程，暫借金戒指一用，女紅秋。』

學生裝外面罩了媽的一件半截大褂，用塊布包了頭，媽問我幹什麼，我說：『今天學校演新劇，我演鄉下大嫂子，你看像不像？』媽就笑着做飯去了。

我不願意在安東站上車，因為怕碰上熟人，恰好那天是舊曆七月十五，很多人下鄉

上墳，我就混在一起，一口氣走到了蛤蟆塘，我想：『不坐車我徒步也走到瀋陽了。』車站上宣佈不賣票，今天是軍用專車。

火車拉了兩聲笛，車身一動，我跑過去拉着鐵扶手一躍就上了火車，我賴皮似的想：『反正八路軍講理，總不能打我。』其實我站在兩個貨車箱的交界處，根本沒人看見我，火車一開動，我不由的一陣心酸：『就這樣離開故鄉了嗎？』我回頭一望，一粒煙灰迷了我的眼睛……

黃昏時候到了連山關。

一個小八路軍攔住我的去路：『有路條嗎？』『沒有啊。』『那對不起，不能進街。』我急中生智就撒了個謊：『小同志，你不認識我嗎？我就是當街上人，剛打這出來，這還要路條嗎？』那個小八路把槍一摺就說：

『對不起！我剛換的崗。』我竟這樣幸運的逃過了這一關，自己開始埋怨沒有出門經驗，事先沒開通行證。

拂曉，沿着鐵路向北走，過了下馬塘，一口氣趕到南墳，腳磨破了，腰累酸了，但仍走着，因為過了一個大山洞就是交界，繞過火線就到橋頭鎮，那兒有國軍駐紮着。『只要說明了來意，他們一定會優待我，歡迎我，於是把我護送到瀋陽，然後遣學校，然後安靜的學音樂，然後留洋，然後——音樂家……』想着想着就到了山洞口。山洞背負着沉重的長滿了樹木和野花的泰山，洞口被煙薰得發黑；鐵軌頑強的伸進

洞裏，我踏着枕木一步一步向黑黝黝的深處走，像希臘神話上的騎士似的，昂着頭，挺着胸，睜大了眼睛閉緊了嘴，心裏還不斷的想：『我現在的樣子一定很威武吧？可惜沒有一個人在這裏欣賞。』

走着走着身後洞口進來的陽光消逝了，前面是片漆黑；啊！騎士走到墳墓裏來了！洞頂上開始漏下水來，這幾十年不會見過陽光的山洞簡直是個大冰箱，我連連打着寒噤，牙也咯咯的直打架。

『當炸這山洞的時候，不知有多少勞工，變成了屈死的鬼魂，他們的血也許仍在我的腳下流着……』越想心越跳，任憑什麼『不入虎穴、焉得虎子』的精神勝利，也止不住我渾身上的顫抖，我簡直有點後悔此行了！

好容易前天才出現了像雞窩門那麼小的一個亮孔——洞口，我才算得了救，走出來，我向着山林和天空，像野人似的大叫起來：

『啊！啊——！』似乎震得整個天地都嗡嗡的回響，一隻野雞撲打着翅膀從草叢裏飛走了。

『誰呀？』把我吓了一跳。

一個矮小的慈善的老人，坐在石頭上抽煙，我多麼高興啊，這下可看見個『人』了。

『你上那兒去？老大爺？』

「上奉天去，我是個摺捲煙紙的。」他指指背上的麻包，
 啊！有了同伴了，而且是一個老頭，這對於一個姑娘的我，是多麼可貴呀，難道是
 什麼仙女差他下來幫助我的嗎？

「老大爺，那咱們是同路人，請您多照顧啊！」

「怎麼？你也上奉天？去幹啥？」

「我，實不瞞您說，我是去唸書的。」我坐在他旁邊，脫下鞋往外倒土。

「唉！唸書啥地方不能唸，還要上奉天？又是個單身婦道，你胆子可真不小呀！」
 他驚奇的看著我，然後把煙袋在石頭上敲了兩下就揣到腰裏，揹起麻袋說：「天不早
 了，走吧，到了「卡子」上要小心，珍貴的東西可得收好。」我雖不懂他的意思，却也
 把那唯一的金戒指放到包頭布裏去。

太陽落了，才看到橋頭鎮的黑輪廓，我的心立刻收縮起來，遠遠地淡黃的電燈光底
 下站着兩個穿灰軍裝的兵士，這一定是國軍了！我的腳像競走似的飛起來，那老頭累的
 跟不上腳，直說：「你這姑娘真是世上少有，腳都走腫了，還這麼有勁。」我微笑的回
 頭看看他想道：這老頭怎麼能知道我的心情呢？——啊！到那邊拿什麼做見面禮呢？要
 按外國電影上的辦法應該來一個擁抱！那可不行！應該握握手，啊！這是多麼有意義的
 握手啊！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的黃昏，是我生平永遠不能忘記的二天……

快到了，我正考慮第一句說什麼的時候，那老頭忽然說：「你一句話也不說，你要

說話我可不能保險！」

「什麼？」我莫明其妙的一怔，把剛才想好的話全忘了。

「這個女的是什麼人？」一個鑲金牙的國軍說。

「這是我兒媳婦，她娘家住在安東，老總。」老人將他在瀋陽的居住證給他看，接着用笑臉交給那金牙國軍一疊鈔票，國軍數了一數就揮手說：

「過去吧！」我的「公公」連忙拉着我過了卡子。

夜宿橋頭小店，吃過飯我問：

「老大爺，你幹嗎給他錢哪？」

「不給買路錢就能過來了嗎？纔丫頭！」

「在八路那邊，也得給嗎？」

「在那邊？」他用手比個「八」字：「上禮子給人家，人家也不要啊！」

那位「金牙國軍」開始給我留下很不好的印象，但睡下來却想：「這是個別不良份子，爲生活所迫才幹的，大多數……」

七

到瀋陽，在車站卡子上，看見警察亂打行人，我很氣不忿，就說：「同志，你別：

『結果挨了重重的一個耳光，還說我是『八路間諜』，沒有那深知世故的『公公』，我幾乎被帶到『局子』裏去。』

『公公』和我分手，他勸我以後說話待人都得小心些，他真是個好人。

我被『紅帽子』帶進一座大旅館，住在一間充滿了臭蟲的屋子裏。雖然被吸血，起先還可以迷糊過去，後來終於被隔壁的牌聲把我震醒了。想來他們一定是很快活的，要不怎麼會不時發出『哈哈』『嘿嘿』的笑聲呢。其中一個女人笑的聲音特別尖，好像是女高音，另一個粗魯的南方口音則是男低音：『哈哈，碰，可惜這一把清平牌囉！』再加上砰拍的牌響真是一個大合唱呢。

茶房來登記旅客，我都照實寫了，他小聲的問我：

『安東不錯吧？』

『嗯，還好。』我答。

『包米麵多少錢一斤？』

『十二三塊吧。』

『真便宜！安東沒有中學？』

『有，我不喜歡。』

『奉天的，您喜歡？』

『嗯，總該好一點。』他問得我不大好回答。

他向我笑一笑，又說：『到安東的路好走嗎？明天請你給我開個路線，我想到那去混飯吃去：』我想：『爲什麼我往瀋陽來，他倒向安東去呢？真奇怪！』他拿着登記本要走了，我說：

『茶房，請你叫隔壁房間輕一點好吧？時間不早了。』

『您親自去說吧，我可不敢。』他伸伸舌頭說。

『怎麼不敢？』

『他是主任哪，你沒聽見這口音？——重慶來的，人家開房間就是爲的玩兒嘛！』他出去了，到門口還來了一句：『先生，請安息吧。』

這真是個奇怪的地方！隔壁又唱起歌來，是一曲細膩纏綿的『湖州姑娘』，這難道是日本女人唱的嗎？不會錯的，發聲咬字都是那麼準確。

出去上廁所，正碰見一位穿着白睡衣的男人，右邊臉上有一塊紅瘰，真是個奇怪的臉兒！他跟踉蹌蹌走進隔壁房間。

他們胡鬧了一通夜，但我沒有去干涉的勇氣，因爲我已經得到教訓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母親的戒指被戴在一個肥胖商人的無名指上，遞給我五千元長條鈔票——東北九省流通券。

街上，我前面走着幾個女人，臉蛋、嘴唇、手指蓋、腳趾蓋幾乎都塗得一樣鮮紅。後面跟着幾個軍官，用南方話跟女人打着招呼，女人們也有時回頭答話，把我加到當中。

真叫人難堪，我趕快跑到道旁，一會兒他們就笑到一團去了。

跳舞場門口軍官很擠，而我自然沒有細看，因為我要趕快辦我的大事。

走進一個學校，問一問，說是『長官子弟』專有的，怪不得校舍這樣堂皇，門口還停着幾輛哈叭狗似的小汽車。

叫了洋車拉到東大先修班，我的學問不夠，又無文憑，連考也不敢考，最後才到了一個高中，冷淡的門房總算賞光把我引去見訓育主任——他先生正在沙發上打盹呢，我就悄悄的站在門口等他醒來，他張開睡眼問道：

『怎麼？你是從安東來的？』

『是，主任。』

『誰指使你來的？』他忽然口氣嚴重了。

『沒有誰，我自己。』

『你自己？不對吧？老實說沒有關係。』他完全是法官的態度。

『實府的，北平廣播——』

『哈哈……北平廣播？這個，沒有徵求我們同意，亂吹牛皮！』他伸了伸懶腰接着說：

『你帶了學費嗎？二千五百塊一個學期，膳宿在外。』

『中共區來的，也要學費嗎？』

『那吃飯總得自備呀！國家正困難的時候。』

我一時不知道怎樣答覆好。他想了半天說：

『這樣吧，你參加青年團做些工作，既能解決生活問題，又能學習，如何？』

『青年團？』我問。

『對了！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，蔣主席是總團長啊！』他特別誇張這『蔣主席』三個字。

『不，我要求學，不想參加政治團體。』我是聽說過『三青團』的，緊接着我就說了一篇懇求的話：『主任，您知道我是抱着多大希望來的，您再不幫助我，那我：我就變成無家可歸的人啦！請主任……』

主任的睡眼，端詳了我半天，右手慢慢的拍着大腿，嘴裏只顧說：『難呀！難！』然後突然眼珠一轉，站了起來：

『好！我做一樁好事！你住到我的公館裏去吧，我供你念書，供你吃飯穿衣。』

『啊！主任，這……這是真的麼？』多麼意外的收穫呀！

『我還能騙你們這些青年嗎？嘿，嘿，我看你很純潔，很有志向，大可造就！我一定要好好的培養你。將來，能成爲建國的人材，……嗯，這個這個，你當然也可以給我許多的幫助，許多的安慰……我這個人就是好交朋友，就是……』他得意的抹一抹嘴邊的吐沫星子，在地板上來回的走動起來；突然，右臉上一塊紅痣刺到我的眼睛裏，我本

能的『啊！』了一聲，把他也嚇了一大跳。

原來就是昨晚在旅館裏那場叫雷的總指揮站在我的面前，我慌亂的站起來說：『謝謝你，主任，我——我去取行李去。』連禮也沒有行，就走出來了。那主任緊緊的跟我出來，熱情的叫着：

『一定要回來啊！我派校工去幫你拿吧。』

『不，不用！』我逃出了學校的大門。

我生怕他追上來，就拚命的跑了一陣，轉了一個彎才停下來，抬頭一看：啊！這是什麼地方？電桿像魔手似的向我抓來，大廈張着巨口，好像要把我吞下去……

我的眼睛裏不斷的閃出許多的紅色：紅色的臉蛋，嘴唇，紅色的手指腳趾，紅色的痣，紅色的酗酒男人的眼睛。

我毫無目的的走着，眼睛雖然睜的很大，却看不到什麼東西，只有過去在安東時人們的影子來回的跳動：汪乃芳在寫字，阮同志在演戲……同時，校長講的『蔣管區的黑暗』也一幕一幕的映出來：『怎麼辦？我往那兒投奔呢？這冷酷的都市啊！』我感到眼前一陣陣的發黑。

『是夏紅秋嗎？』難道是鬼在叫我？

你們猜這是誰？原來是王老師，——你們以為我會哭嗎？不！我連一滴眼淚也沒有流，只是默默的望着他——他是這個天下我惟一的親人啊！

『王老師，怎麼你現在賣這個嗎？』我指着他的煙攤子問。

『噢，』他苦笑了笑說：『投筆從戎的好結果！』

王老師用着十分平靜的話調，告訴我他來濟的經過：先是用兩萬塊錢買了個少尉，名義上是個排長，其實一兵一卒也沒有，後來兵少官多，連長就叫他當兵，他不幹，向連長索還買官錢，連長說早就用光了。他叫連長跟他去找團長去，連長就用手槍把他攆出來，結果四處投奔無門，只好擺煙攤糊口。

『現在，一切都明白了，在這個地方你苦沒有親戚，沒有門路，沒有錢，你縱然有天大本領也找不着工作！』王老師歎着氣說，完全失去了以前那副詩人的腔調。

『老師，咱們上救濟行署去想想辦法吧？』

『我已經去過了，我在這二十幾天，什麼滋味都嘗過了！……』

『難道，我們真連一點辦法也沒有嗎？』

『噢，要不，我也不會賣煙捲了。』

靜默。

『那，那咱們回安東去吧。』

『不，夏同學，我沒臉回去了，再說我回去共產黨非殺我不可。』

『那我，我呢？』

『你出來人家不知道，我看你還是回去吧！……』

天慢慢晚了，大樓上掛着的『蔣主席』大幅像，被黯黑的夜幕漸漸遮住，他的面孔上，往日浮着的偉人神氣已經看不見了，模糊的看去，却像華君武漫畫中那副醜相。

X

火車站的紅燈，把鐵軌照得好像一條條的血管，綠燈反映在鐵軌上，却像一道道的青筋；這種可怕的景緻，只有在當時的我才能體驗出來的。

X

X

王老師送我上車，悶熱吵雜又擁擠的車箱裏，叫我們說什麼好呢？我們又敢說什麼呢？

『夏紅秋，你回去到我家裏告訴我的內人，就說我一時不能回去了，當然也不能把她接到瀋陽來，讓她罵我吧，有什麼辦法！……還有我的明明和玲玲，你告訴他們，就說你爸爸不能養活你們啦！』王老師的臉變成鐵青色的，滿臉的鬍子，像枯草似的蓬鬆着。

『老師咱們一起回安東去吧。』

『不行，』他附在我的耳朵上說；『共產黨雖然好，可是我害怕……因為我做了對不起他的事……』火車尖叫一聲，像荒山中的虎嘯。他顫抖了一下說：『啊呀！車要開了，夏紅秋，再會了！將來，你真的有了前途，不會忘記你這可憐無知的老師吧！』

叫我說什麼呢？我將九省流通券的大部份塞到他的口袋裏，他目光炯炯的望着我，

從他那乾燥的嘴唇裏送出這幾個字來：『我把你引錯了路，你反倒……』

八

歸家的路上，還沒到連山關就漆黑了，晚風忽忽的作響，墳墓上飄着『鬼火』。我正在發愁的時候，看見前面有一線光亮，走近看原來是一棟小茅屋，小狗拚命的要咬我，門『呀』的一聲開了，一個小姑娘把狗喝住，我被引進屋子裏。

老太太急忙下了炕，很親熱的拉住我的手：『是張同志嗎？……噫！你看我老眼昏花的！』她難爲情的揉揉眼睛說：『先生，請坐。』我很快的跟她說明了我是來借宿的，那個老太太立即叫小姑娘燒火，自己用那枯瘦粗骨節的手做起『麵疙瘩』來，還一面咕囔着：『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你看這麼黑燈瞎火的，要是找不到個人家，怎麼過夜啊？』

在一盞油燈下，我把這屋子看了一遍：一張破舊烤胡了的炕蓆上，放着一堆露出黑棉花的被，幾件衣服也不比抹布乾淨多少；小姑娘長的倒挺俊，却全身一絲不掛，鍋灶裏熊熊的火光照着她那胃擴張的大肚子。牆上連半張畫也沒有，祇有那串紅辣椒還顯得有點生氣。

『農民原來是這樣生活着的啊！』我想。

「老太太你家的男人呢？」

「二兒子去年臘月當了八路軍。大兒子找張同志他們開會去啦，核計鬥爭趙大院的。』她接着說：『張同志啊，也是你這麼大個歲數的姑娘，能文能武，說起咱窮人的道理，簡直就說到俺心裏去啦，連縣長都滿口稱讚她呢。』我不願意聽她老在我面前誇另外一個和我一樣大的姑娘，於是就插嘴問：『你家有幾天地啊？』

「噫，別提了，連她爺爺的屍首還埋在趙家的地裏哪，這不是，上月張同志來給咱分了三天地……」

劉疙瘩做好了，她端給我一面說：『唉！咱扛活的家那有好吃的，不像人家趙大院，頓頓都有魚肉上桌，連張同志還跟我們啃包米稀子呢，趙大院幾次三番下帖子請她去坐席，人家可就是不去。』她給我盛完滿滿一碗，就盤腿坐在炕上拉起呱來，她告訴我她家給人家扛了三代的活了。『那苦可就別提了，真是頂星星下地出月亮回家，田裏澆地裏爬，我們老疙疸都活活累死了，到年底一算賬，總還虧人家趙大院的呢。』她把燈花發了一撥，屋子裏立刻明亮了一些，小姑娘已在炕頭上呼呼過去了，她還很有興趣的談着：『你說，張同志她再不來鬧鬥爭，咱窮人還有出頭的日子嗎？』

『鬥爭，鬥爭，』老太太，她也分了，房子也有了，還鬥爭幹啥？大家夥安安靜靜太平平的過日子，誰也不管誰，誰也不欺侮誰，這該多好！』這是我心裏悶了幾個月的問題，竟跟這鄉下老太太提出來了，她笑了笑說：

「先生，你們這些大學生，怎麼還沒『開腦筋』呢？」說着她咯咯的笑起來，我只好陪着她笑笑，但恐怕有點臉紅的吧？她說：『你想，咱窮人誰不想種自己的地，住自個的房，消消停停的過幾年？人家『有力者』可不讓哪，今天說中央軍來了要殺窮棒子退地，明天又想翻把，後天又要勾胡子破屯子，人家還是有錢說了算哪……告訴你先生，張同志說了，這回就得把『有力者』再不能與妖作怪了……』他又在燈裏添了點油，她想談下去，可是我已經連連打呵欠，她就說：『先生，你倒下吧，這有被，你蓋上，秋天就愛着涼。』我一看這牀破被，我心想：『蓋一晚上被弄一身虱子可不合算。』就說：『老太太，你蓋吧，我不冷。』就穿着衣服睡着了。

等我醒來時正是夜半，原來我是被凍醒的，兩邊看看，她倆睡的正甜呢，開會的男入還沒回來，沒有辦法就把身子團在一起，但凍得怎麼也睡不着，而且喉管發癢咳嗽了好幾聲，好容易才閉上眼睛。一會兒，只覺得身上漸漸的暖和起來，好像是睡在母親的懷裏一樣，我用手摸一摸，原來還是那牀破被呀，來不及思想，我又睡着了。

直到天亮才起來，老太太已經把麪疙瘩做好，端給我吃，我這時想：『這回一定要多給她幾個錢，要不她何苦來這麼招待我。』我掏出二百塊錢給她，她死也不要，給小姑娘娘，小姑娘娘就跑了。真想不到，受苦的人，一個沒有受過一天教育的老太太，竟有着一顆珍珠似的發光的心。

臨別，他焦慮的問我：『那個反動派能不能來啊？來了咱窮人可就什麼都完了。』

我安慰她：『老太太，他們——不會來的。』她還招着手喊：『再路過這，來串門啊！』

我想我再也不走這條上鬼門關的路了！

『張同志她們還是對的……。』我想着，同時四嬸那副哭喪臉的滑稽相也出現在我的眼前了。

九

當我看見雄偉的鴨綠江鐵橋的時候，我完全迷惑了，這就是故鄉嗎？故鄉，我為什麼這樣輕易的離開你，又匆匆的回來了呢？

在沙河鎮下車，順着毛澤東大路向前走，道旁的樹葉依然很綠：棧房雖不如瀋陽的高聳，但也清秀，隔百餘步，頭頂上就有橫跨馬路的標語如：『為建設民主、幸福、繁榮的新東北而奮鬥！』等。路上，有粗笨的鐵路機滾動着。

第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那些驢鞍，辮髮和高跟鞋都不知道那裏去了。代替的是短髮男裝——這不能不說是受了女同志的影響。

楊靖宇路口豎立着高聳入雲的彩樓，它告訴我今天是『八、一五』一週年了，不怪家家戶戶張燈結彩的。我不由得把眼睛閉上，讓那些紅綠的顏色不要刺激得我太興奮，

我要回味一下這一年來：『啊！這一年的變化比我過去的十七年加起來還要多啊！』

真奇怪，不知是我的腦子變了呢？還是安東變了，總之，分別了僅一個禮拜的安東，我發現她非常可愛了。

隨着一陣軍樂聲，一支黑制服的隊伍向我逼近，隊前飄着一面紅地白字的旗幟：『暑期學生工作團。』

哎呀媽呀！這時候我全身的血好像都湧到臉上，臉上燒得火辣辣的。大概出世以來從未像今天這樣難為情過，我趕忙躲到一家商店裏。

乃芬、任明以及我熟悉的許多同學甚至連那賈飛也在內，一個個神氣活現的邁着步子，好像故意要逗我似的，鼻子翹着，眼睛翻上天，嘴角上現出一種驕傲的微笑。起先，我只停留在羨慕的心情上，後來我變惱了，心裏想：『你神氣什麼？我夏紅秋要在，恐怕還走到你的前頭呢！』是的，我以前不管什麼大小事情都走在前面，可是這回……我摸摸我的臉，依然燙手呢。

我怎麼也不敢插進隊伍裏，只好遠遠的尾隨着，而後面文工團的歌聲又起：

『我們是東北的青年，站在鬥爭的最前線，面對着遼闊的海洋，背負着黑水長白山……』阮同志走在前面，後面是一列深綠色的軍裝隊伍，左臂上的符號是：『東北民主聯軍。』

一會兒，整個的城市都撼動起來，從工廠、學校、機關、商店、從四面八方匯集來

好幾萬人，各樣的服裝，各樣的歌聲，各種樣快樂的表情……。

『這世界上就是我一個人心裏不痛快呢。』我想。

會場上，旗幟飄揚，秧歌隊飛舞着彩綢，台右面站着整齊的隊伍，好幾排粗口徑的大砲，像獅子似的蹲在那裏……正看得出神的時候，有人一把抓住我，你們猜是誰？原來是我的媽媽呀！她抓得我那麼緊，好像我還會從她手裏跑掉似的：『孩子，這些日子我跟你爸爸什麼地方都把你找遍了，你怎麼還不同家去？你就忍心丟了你的媽媽嗎？』她揉了揉她那紅腫的眼圈，拉着我就走，上了馬車，她把我攙住說：『你看你，瘦了……你到底上那兒去了？』

『沒上那去。』

『金鑄子呢？』

『……』

『沒有了就拉倒吧，好孩子，媽疼你，回家媽給你做點好的吃就養胖了。』她用軟綿綿的手撫着我的臉。我依偎着她說：『媽，您放心，我死也不離開您了！』於是就在她的腕上睡着了。

×

×

×

乃芳動員我參加了學生工作團。

按理說這回我可該很安心了，可是這時候我身上的那股勇氣好像被誰抽去了一樣，

我老想睡覺，集體生活又不允許這樣，我就想：『回家去每天吃吃飯睡睡覺得了，再也出頭啦。』

同學們開討論會，我却緊閉着嘴，或者想東想西，愛漂亮的女同學，反覆的照着鏡子，我却懶得梳頭也不梳甚至於不洗臉，他們吵着鬧着打球扭秧歌，我却睡在牀上，倚在大樹上，同學們都說我變成林黛玉了，我却想：『你們誰能了解我內心的創傷啊？』

『夏紅秋，我最能了解你。』那天，我正一個人坐在屋子裏看天花板的時候，賈飛進來對我說。

『那你猜猜看。』我連看都不看他，隨便的說。

『你這種心理我是很熟悉的，你老實告訴我，這團體你滿意嗎？』他一面搓着雙手，一面在我身邊坐下來。

『不滿意又能怎麼樣呢？』我故意要試試他。

他，這笨蛋，裝着一股正經氣說：『自然，咱們都是同學，我以十二萬分的忠誠勸告你，如果你在這裏很不舒服的話，倒不如退出……』

『退出又能怎麼辦呢？』

『自己回家去自修，或者，找一個理想的地方去求學……我敢給你打包票，你將來一定是一個音樂家！不過這樣下去，你的天才被浪費了。』他毗着包牙笑着。

『唉！到那去求學呢？』我聳聳肩膀說。

「『現代的青年，』他站起來英雄似的說：『現代的青年必須有崇高的理想，有冒險追求的決心，你自己去考慮吧！』」

我看他真好笑，就說：「賈飛，僞滿的時候，你天天想當警察，是關下的理想嗎？那回領着流氓學生打毀電影院子也是關下的理想嗎？寫那種吓人的條子給我，也是關下的理想嗎？」

「這……何必翻老底兒呢？現在，我不是也很積極嗎？」他說。

「對了，我正要問你這個，難道你對這個團體很滿意嗎？我看你吵吵的比誰都歡呢。」

「我？」他神祕的笑了一笑說：「這也是需要啊，將來我會脫離的，你放心吧。」他臨走的時候還說：「爲了大家的前途和友誼，請千萬不要把今天的談話告訴給任何第三者，因爲那對你，一點好處也沒有！」他敏捷的出了門。

這鬼傢伙！他還嫌我受罪不够嗎？我恨不得報告校長去，但一想：自己還有不可告人的事情呢……。

十

臨下鄉的前一天，蕭司令用汽車把我們接到飯店裏，他自己已經先到啦。

同學們都很害怕，一走進飯廳，大家都屏住呼吸，穿皮鞋的任明像小貓似的輕起輕落，生怕弄出聲音來；我正想咳嗽，但不敢，只好忍着，讓喉管像小蟲爬動一樣的癢。因為我忽然記起以前老師們教訓我的那些「禮節」。

蕭將軍——整個遼東大軍的總指揮，完全不是我的腦子裏所想的那麼神聖不可侵犯；他矮個兒，瘦瘦的臉和疲倦的眼睛——聽說他睡眠時間很少，總是被那些電報、開會、地圖、談話所忙碌着——他穿着一套黃呢軍裝，因為沒有繫皮帶，倒像是中山裝了。

他和我們握手，他的手很軟，與其說是個拿槍的倒不如說是像拿筆的。他居然和我們交談起來，問我們家裏生活如何？有下鄉的決心嗎？對民主聯軍有什麼意見？他是那麼輕鬆自然，使我們的血液也漸漸的暢流起來，四肢也活動了。

但，誰也不敢輕視他，因為我們都聽過他的歷史：十六歲參加中國紅軍，十八歲當了政治委員，在紅軍長征的時候，他曾用他的勇敢機智，交好了野蠻的獍獍，使紅軍安全渡過險地，抗戰中他的蕭華支隊曾威震魯蘇，本來稱他為「小娃娃」的偽軍頭子後來却聞風而逃。

「他該是個上將！」一個男同學偷偷跟我說。

我很幸運的坐在他的旁邊。

他舉起酒杯，打着細嗓的南方官話：「爲預祝同學們到社會大學裏去鍛鍊，爲工農

兵服務，大家乾一杯！」他首先一飲而盡了。

當我正在回味他說的話的時候，他給我斟上了一杯酒，我慌張的站起來，而他說：「坐下，坐下。」就拿著酒瓶到別桌去了。

我拿起酒杯，腦子紛亂已極，一口就喝了下去，一股熱力一直滾到我的心臟。

後來大家紛紛給他敬酒，我却沒有，我想：「有什麼資格和他碰杯呢？」我這糊塗蟲！我一個人悶頭喝酒，在酒杯裏，在紫紅色通化葡萄酒的波紋裏，似乎有日本軍官那副倨傲死板的面孔和「紅痣主任」那變野獸似的睡眠在搖曳着。

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的，大家唱起歌來，一連唱了好幾首，然後任明忽然站起來，張開她的小嘴喊道：

「請蕭司令唱一個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」大家鼓掌，可是我却被他們這大胆的要求所驚嚇了。我很着急的想：「任明真是孩子氣，剛來的時候，頂罵他胆小，現在怎麼又敢叫將軍唱歌呢？」但大家的掌聲仍舊連續着，我真怕蕭司令板着臉說：「你們簡直是胡鬧！」我用乞憐的眼光轉向蕭司令，立刻我覺得我的眼睛放出愉快的光芒來。

蕭司令紅着臉，用手理理他的頭髮說：「這是大家的意見叫我唱，少數服從多數，我不會也得唱，這也是民主啊！」他笑了，他把他的笑聲傳播到每個人的嘴角上，心坎裏，整個飯廳歡笑在他的歌聲中。

玩了一會，蕭司令開始講話了：

『……我們東北的青年學生有很多優點：勇敢、熱情、刻苦和強烈的愛國心；因此，只要我們能放棄那些個人的空想，堅決和廣大工農兵站在一起，那就是偉大的革命力量！同學們！共產黨和革命軍隊裏有許多高級領袖和幹部都是我們學生，知識份子出身的……。』他不用『你們』而用『我們』，好像他也是我們中間的一個似的。

『當然，因為我們隔了「一二·九」和「七·七」這兩個時代，對於祖國太生疏，加之受了日本鬼子反動的奴化教育，因此就產生了比較嚴重的正統觀念，實際上，你們如果誰願意，到蔣管區去看看就知道了。』我覺得他似乎是看了我一眼，我的手不知怎麼動好，半杯酒洒在我的身上，他又繼續說：『同學們！世界上本來沒有什麼叫做正統的，如果說有的話！「正統」是屬於人民及其代表者的。』蕭司令的話我全部都聽進去了，一點抗拒也沒有。他又用像母親告訴孩子的口氣說：『這一次下鄉，到工廠裏去，是最好的一課，在那裏我們可以學會許多從來不懂的東西，我們更可以了解工人農民的痛苦要求，和力量，中國為什麼一定要革命，革命為什麼一定會勝利……』他沉着的口氣，大方的姿勢，顯出一種青年政治家的風度。

回來後，我寫了一篇牆報，但沒署我的名字：

『誰說共產黨不要青年知識份子呢？』

你們以前和司令握手談笑過嗎？

誰說共產黨沒有人材？

你們見過這樣年少的將軍嗎？

如果你還不佩服他的話，

請問：一八四師是怎樣起義的？」

十一

劉副主席曾說過：『勞苦羣衆是人類力的海，智慧的源泉。』我倒不以爲然。

我想：機器——是外國的科學家瓦特、牛頓等發明的。藝術——是悲多芬、高爾基們所有的，他們的名字響遍了全球，但從未聽過一個勞苦羣衆的名字。

鄉下人上街買東西，一個個是土頭土腦，工人一個個都黑手黑腳，農民的腦子簡直像土豆一樣，而工人的也只能和他的鐵鎚差不多——不然商人們怎麼專門欺騙『鄉下佬』呢？

雖然我自己在學校也『勤奉』過，可是我總想不通。

這回上新開嶺，我也想：『爲工農兵服務』一次吧。我是個山學生，總比他們懂得的多！」

下了車，礦山、電料廠、兵工廠派了很多工人代表來招待我們，並說已搭好舞台明

天請我們演出，我們慨然的允許了。後來一打聽，知道我們準備的三個戲，其中有兩個，工人劇團已經排好。而且準備爲歡迎我們而演出。這下子可坐了蠟了，大家都慌張的問：

「怎麼？你們工人也能演戲？」

「我們演過好幾次了，只是演不好。」

於是我們狼狽的趕排新戲。

次日，去參觀矸子溝煤礦，一個年老的工人做嚮導。煤礦裏的滋味比我過山洞還難受，好多同學都『媽呀，媽呀！』的叫着，而那老工人拿着個瓦斯燈，大步的走着，還不時的回頭說：『不要害怕，煤礦是個險地，可是你看我幹二三十年了，不是還活着？』然後他一連串給我們介紹了十幾種煤炭的名字和用途。（過去我只知道兩種：煤塊、煤球，哈哈！）他又告訴我們有一種煤裏有硫磺質，一不小心，一鎚頭就能造成火災，日本人就把洞口堵上，整千的同胞都燒死在裏邊。他又說：『哼！我們也不好給小鼻子幹，推『駱駝馬』往外運煤，我們就把大棉襖放在底下，上邊蓋一層煤，推出去一倒，棉襖往身上一披……套出來是有死罪的，咱工人就是不怕死！』

我問那老工人現在怎麼樣。

『現在……那還用說嗎？煤礦是咱國家的，是咱工人自個的……。』他笑一笑，表示說你們學生懂得自然比我還多。

『新開嶺附近還有不少好礦沒動呢，慢慢的咱們都得開採出來！』他儼然是一種主人的口氣。

『我們天天喊愛國，實際上啥事也沒做，工人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啊！』我對乃芳說。

下午參觀電料廠，好幾百個工人都放下工作鼓掌歡迎我們。

研究室裏有幾個工程師，他們都是『八、一五』以前的工人。那時的工程師是日本人，他們正在研究一種新式軍用發電機，計劃改造得比繳獲美國的還輕便耐用，他們在畫着圖樣，擺弄着零件，廠長說他們已經有好幾夜沒好好睡覺了。

『再有兩天就研究成功了。』工程師說。

『機器並不是死東西，祇要咱們專心，就能發明出來。』

我也興奮的插上一句：

『對了，世界上本來是沒有機器的！』

又到了兵工廠，那龐大的機器裏，每天都在吐出許多大砲、機槍、信號槍和地雷。

來，原來如此！我們以前都以為：『八路軍就靠着日本人扔下點武器，打完了就完蛋了！人家中央軍有美國兵工廠的接援呢。』

開工人座談會，實際上就是給我們上課，雖然他們並沒有擺出教師的架子。他們紛紛發言：

『在以前，你們見了我們礦工就得吓一跳，除了眼珠和牙以外都是黑的，因為牙要天天吃飯能磨白，眼睛也不能揉黑。那時我們只能在夏天下河去洗洗澡，現在呢：職工會在罐子背、唐家溝、長山子都修了澡堂，你看我現在不是挺乾淨，像個人樣了嗎？』大家都哈哈的笑起來。

『以前我們生了病，火燒瘧壞，日本人不管，自己又沒錢，動不動就殘廢了，現在就是工人家醫有病，一個電話就把醫生請到家裏來了。』

他們說工廠裏已經沒有小偷了，他們自己組織了自衛隊，實行了『三八』制，他們爲了支援前線還自動要求多做一小時工。

這時我想：『勞苦羣衆是人類智慧的源泉，力的海！一點也不錯。』

在都市裏，我們以爲工農是很少的，這回才知道是這麼多啊！

『紅秋，你說，共產黨在工人和農民裏扎了根，他們怎麼會不勝利呢？』乃芳跟我說，我點點頭。

晚上，露天公演，下雨了，他們還要看到底，結果渾身都濕了。演完，雷閃交加，幕布上都通上了電。我們都愁的沒法子卸下，但工人們就勇敢的爬上去，我趕快給他們

扶着梯子，仰着頭說：

『小心點，上面有電！』

『不要緊，女同志！』這是人們第一次叫我『同志』呢，我實在不配。

十二

我們戀戀不捨的和工人告別了。

火車行至半路，忽然『況鏗！』一下停止了，緊接着是槍聲和人聲，護送我們的警衛連長立即拔出盒子槍，跳下火車，緊跟着一排戰士也持着槍跳下去。

我們都緊張的站起來，面面相覷，手足無措，任明竟哭了，她的心裏一定在想：『爲什麼要出來旅行呢，要是死了……』

一會兒一個有着寬闊的肩膀和粗眉毛的戰士上來說：『諸位同志不要怕，是土匪扒了鐵道，連長到前面了解情況去了，要是土匪來襲擊，你們就躲在車箱裏不要動，我一個人就夠他們受的了！』他把子彈推上膛，站在門口。

在我們的眼睛裏，他已經不是什麼『黃大褂兵』，而是我們的總指揮，生命的主宰者。我問：『同志，不要緊吧？』

『咳，還怕他個把小土匪！老子在山東一個人還抓過二十幾個漢奸險哪！』說完又

把刺刀插在槍頭上。掀開一個手榴彈的鐵蓋。

連長回來了，我們趕快圍住他，他笑着說：

『同志們，沒有什麼，要有什麼危險我一個人負全責！』大家還不能鬆一口氣，他看看我們的表情又說：

『蕭首長命令我們保護你們這些文化人，我們就是全都犧牲了，也不能叫土匪特務碰你們一根汗毛啊！』

『連長說的對！』戰士們也高喊着。

通訊員來報告說鐵路正在搶修，今天要在這裏過夜，車箱裏又起了一陣騷動，直到警衛連把自己帶的乾糧給我們，才算堵上了嘴，但戰士們却餓着肚子。

夜深了，白天還很不安的同學們都呼呼的睡去，有的蓋着大衣和毯子，有的擠在人堆中取暖，車箱裏充滿了一種安逸的夢鄉氣息。似乎大家都以為車箱就是銅牆鐵壁，可以抵住一切似的。

半夜裏我醒來，下車去小便，夜是黑的，迎面吹來一陣秋風，高粱葉嘩嘩作響。

『誰？』戰士從高粱地裏發出來的聲音。

『我，學生。』我走上前去仔細一看，四五個戰士伏在地上，有一個握着一挺重機槍的把手，『還沒睡嗎，同志？』我的嗓子裏覺得有一塊東西堵住，鼻子發酸、眼睛流出一股熱水來。

『我們都在等天亮，天亮就沒事啦！』戰士說。

前面墳丘上也隱約的有步哨在守望。

『同志們！你們真，真太辛苦了。』我選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表達我衷心的感激。『這是我們的任務啊，同志，保衛本溪的時候，我們這個連犧牲了三十幾個同志，我們還幹呢；爲人民服務嘛，就得吃苦，就得犧牲——』戰士的話像鐵鑄的。

我回到軍箱裏，一陣暖氣撲到臉上，同學們還呼呼的睡得很香呢。

但我却好久不能入睡。後來乾瞪着眼睛：『等天亮，天亮就沒事啦。』我好像手裏也握著機槍似的。

十三

小組會已經鬧到深夜，大家都很疲倦，可叫我還『守口如瓶』，問題又被大家接連的提出來：

『你爲什麼半途退出歌詠隊呢？』

『那一個多禮拜，你到底幹什麼去了？你媽到處找你。』

『前些日子你總是翻着大眼睛亂想，你想什麼？』

小組長乃芳叫我答覆，我就胡亂支吾，越講越不對頭，只好說：『我沒有什麼好講

的。」

『那你怎麼解釋呢？』

『你到底是在幹了些甚麼勾當？你痛快的說呀！』那位叫做『小銅砲』的同學已經很不耐煩了。

『你怎麼不開殼？寬大政策你還不相信嗎？』

『你們幹嗎要這樣追問我呢？我是犯人嗎？笑話！』我說過好像很生氣的背過臉去。

『你不坦白咱們就等到你天亮！』小銅砲說。

『天亮就天亮，反正我也能熬！』我勉強睜大了眼睛。

汪乃芳終於宣佈散會，同學們帶着厭惡我的表情睡去了。

我也滾在牀上，看着燈泡放出的一圈圈紅綠的光芒，盤算起來：『說了吧，多丟面子！立即傳為全校的話柄：「夏紅秋上瀋陽碰了一鼻子灰！」而且，而且校長和同學們還能信任我嗎？「哼！一個典型的正統觀念者！」……反正我已經決心進步了，過去的缺點放在心裏慢慢克服就是它，幹嗎要「坦白」呢？實在逼得我沒辦法我就回家去，不革命了！』翻過一個身又想：『不說吧，叫同學們多傷心啊，明明自己都掩飾不了的事……而且，而且瞥在心裏那年是個頭啊？……』

睡在我旁邊的乃芳對我耳邊輕輕的說：『紅秋，我知道你在想什麼。』

『想什麼？』我問。她雖是我的好友，可是現在却已經有一層隔膜。

『你在想：該不該坦白，是不？你在思想鬥爭呢！』她說。

我咬着嘴唇不做聲。

她坐起來，用一隻手放在我的身上說：

『紅秋，我們都是五六年的老同學了，我的爲人你是了解的，我從來沒有說過謊話騙過人，沒有做過不正派的事情，你說是吧？』

『嗯。』

『那麼你就應該相信我的話，紅秋，過去走錯了路，並不能怪我們，只能怪受奴化教育太深，太幼稚，對事情的認識太淺薄。要怪就得怪那個把我們從三四歲就拋棄了的蔣介石！怪那想盡了千方百計迷惑我們、毒害我們的日本鬼子！坦白吧，大家都等着，你說了，大家放下重擔，而你自己也就輕鬆愉快了。是吧？下下決心。』

屋子裏是安靜的，只有他一個坐在我的身邊。

她撫弄着我的頭髮說：『我知道你想進步了，從新開嶺回來以來，你就不像剛參加的時候那麼頹廢了，但你要真正進步，使大家相信你的決心，只有弄清楚自己的歷史，不是嗎？革命隊伍裏能允許有一個面目不清的人嗎？你說……』

我怎麼能說呢，我把被子蒙到頭上，雙腳用力的蹬那牀鋪，弄得像打鼓似的咚咚亂響。

『夏紅秋，你的身體這樣健康，又有着果敢的性格和稀有的聰明，大自然注定了你可以成爲一個優秀的女性，只是你願意把自己獻給勞苦羣衆呢！還是賣給壓迫勞苦羣衆的狐狸們？而狐狸們是活不長的是快要被勞苦羣衆和民主聯軍打死了，……紅秋，將來人類幸福之花開放的時候，你不願意在花根下有你的一份血汗嗎？你說呀！……』她的聲音，化爲一道熱氣，鑽進我的耳朵裏，我把被子打開，像小孩子似的吮着嘴說：

『我又沒有參加特務組織！』

『誰說你一定參加特務組織呢？來，把被服蓋好你想喝水嗎？不喝？好，睡下，慢慢說。』她也躺下了，我鼓足了勇氣，開始給她講濟陽那一幕。想不到他是那麼同情我，她抱着我睡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同學們熱烈的歡迎我的歸來，並拿我做例子去教育別人，我又重新馳聘在球場上了。

『紅蘿蔔』（表示外面紅裏面白的意思）賈飛悄悄的拉着我的衣角：『夏同學，你告訴我，你的坦白是真的嗎？』

『誰還給自己造謠？』

『夏紅秋，你真把自己的一生交給八路軍啦？』

『怎麼的？你不贊成嗎？』

『我要求你，不要宣揚我的事情！』

『你的什麼事？我這個人一向就是直性子，既然決心革命，那一切妨害革命的事，我當然是忍受不住的！』

『真的？你就一點交情也不講？』

『現在不是講交情的時代，不然前線上也不會打仗了！』

他滿臉橫肉都顫動起來，把袖子捲了捲，瞪着三角眼說：

『好：姓夏的！我記住你，將來，將來再說！』他像烏賊放了一蓬煙幕，打算逃走。

我不知那來的那麼股勁，跑上去一把抓住：

『怎麼？還想寫字條吓我嗎？還叫我『民主人士』嗎？還想動員我逃跑嗎？走！找校長去！』我扭着他就走，這樣吓壞了，連連求饒：

『哎哎哎，何必那麼認真呢……你撒手，你撒手……』但終於到了校長室，我氣憤的報告了一切。

校長對他倒很和氣，只是勸他坦白重新做人，而賈飛却總是抵賴着。

過幾天坦白大會上，賈飛報告了他當國特和破壞青年工作的經過，他到底在真理面前低頭了。

汪乃芳興奮的說：『紅秋，賈飛的事是給你自己一個很好的考驗，你勝利了！』
『乃芳，我想參加文工團去，你看好不好？』

『我贊成，那你就成了一個女戰士囉！』

我和乃芳拉着手散步到火車站附近，她忽然說：

『你看，那是誰？』

我順着她指的方向看去，發現一堆日本僑民中，川畑勉首向我倆張望著。

『她要回國了。』乃芳說。

『噢。』我低着頭，用腳狠命的踢那些散在馬路上的小石頭子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『你不去送送她嗎？』她故意說。

我忽然扭轉了頭，向來的路上向學校跑去，乃芳在後面追喊著：

『你狂跑什麼？你瘋了嗎？』她容好易才趕上我。

『沒瘋！我不想見她的面……我恨死她了！』我說。『前幾天寫反省自傳時我總是

想：以前川畑完全是有計劃的謀害我，要用可愛的笑臉把我培養成一顆法西斯的種子，

……乃芳，我為什麼進步得這樣慢呢？就是她！……我所以崇拜蔣介石是因為我把他當

成了神仙一樣的天皇。我為什麼看不起八路軍和共產黨？是因為我看慣了「皇軍」和

「國兵」的裝璜和「神氣」，我中了日本鬼子的毒，你說，我怎麼能不拒絕生動的革命

思想呢？乃芳，這一年來，我受了許多無味的煩惱，奔波，總是徘徊在真正人民祖國懷

抱的邊緣上，不全怪她，不全怪川畑這個死日本婆子嗎？你說！』

『還有王老師，你忘了嗎？』乃芳問。

『忘不了，他是個壞老師！』我回答。

十四

雖然沒有老鄉歡送參軍勇士那麼熱鬧，但對我已經是很大的鼓勵了，同學們在校門口和我握手，爲我喊口號，請我寫紀念冊，乃芳一直把我送到文工團——她是幫助我進步最重要的一個，我永遠不能忘了她，但我覺得她的進步是飛快的，我好像始終追不上她，也許因爲她是由工人家庭中出來的吧？

阮教導員和同志們都歡迎我，說我是『生力軍』。

總務股長發給我一套嶄新的軍裝皮帶和綁腿，阮教導員說：『你穿軍裝一定很好看呢，穿穿看！』我迅速的穿上了，一照鏡子發現脖子底下露出紅襪衣的領子，她連忙給我扣上風紀扣，又問：『不會打綁腿吧？我來教你。』她真是個老大姐啊。——我看看自己這身『黃大褂』，回想起一年前，不由得失笑起來。

『你來的真巧，今天晚上我們要乘最後一列車，從安東撤退了。』她說。

『啊！』這消息使我大吃一驚，街上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呢？

『你不回家去看看嗎？』

這時我才想到我要永遠和我的家，爸媽弟妹分開了，眼圈立刻溼了，但嘴上還說：

『不，不回家。』

『那好，不要難過，這只是暫時的撤退，將來，我們還會回來的，不但這兒，全中國也將屬於人民的，你信嗎？』

『我信，阮教導員。』我立正的回答道。

她是那麼安然，好像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慌張和難過似的說：『革命者離開家是常有的事，像我吧，家在北平，自己却在東北，將來還不知會到那兒去。年輕的時候，應該不怕任何暴風雨……外面吹噓子了，你去集合吧——別忘了背上背包。』

就這樣，我排到民主聯軍的隊伍裏。

行軍，行軍，有一個晚上在炮火的督促下竟走了一百二十里，我一直走在前頭，只是輕了幾次裝。

是在一個月夜裏，在高山的山路上，我們和學生工作團匯合了，他們一個個攜着行李，穿着飽滿的大黑棉襖，簡直像可愛的小熊一樣，我不顧一切的跑上去，和乃芳擁抱起來，半天沒說什麼，過去聽阮同志說：『同志愛，同志愛。』現在才體驗到了。

『同學們都出來了嗎？』我問。

『除了工作團的，都沒有出來。』

『大家的情緒怎麼樣？』這時我是一板正經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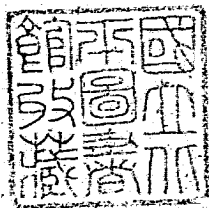
『除了任明昨天哭了一次，大家都還好。』

『唔！』我似乎有個担子卸下來了我忽然又回想起李鳳枝來：『這下李鳳枝可一等待』着了吧？叫國民黨反動派好好教訓她一下吧！』

『可不是，我們這幾天老想，將來有那麼一天，咱們勝利的打回安東去，李鳳枝他們看見咱們不知道是什麼表情呢？』被乃芳這麼一說，我高興的跳起來，立刻腦子裏展開了一副向安東進軍的畫面，但我忽然嚴肅的說：『就看咱們爭取了，好好幹，就能快一些。』因為行軍的關係，我們又分手了。

快到遼輯安城的時候，蕭司令和警衛員們騎着大馬趕上來，他正因殲滅蔣軍二十五師而興奮着，他報告了好消息以後就說：『同志們！如果再經過這樣幾次鍛鍊，你們就由新同志變為堅強的幹部了。』

但我自己知道，我身上還有很多毛病，這不過是我進步的開始，今後還要不斷的努力，改造自己。



031.2 F 1949

01-715

夏 紅 秋

著 者 范 政

出 版 行 西 北 新 華 書 店

總 店 西 安

總分店 延 安

分 店 綏德、大荔、洛川、三原、隴東
三邊、榆林、寶雞、渭南、咸陽

各 縣 支 店 代 銷 處

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

